

中国古典文化大成·古典名著卷

中国文学大师与文学名著

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



学苑音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古典文化大成·古典名著卷/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. —北京:
学苑音像出版社,2002.3

ISBN 7-88050-322-6

I. 中… II. 北… III. 文学—中国—资料 IV. I299-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87788 号

中国古典文化大成·古典名著卷
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

出 版 学苑音像出版社

印 刷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

开 本 850mmx1168mm 1/16

印 张 1800

字 数 28,000 千字

版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数 1-5,000

书 号 ISBN 7-88050-322-6

定 价 960.00 元(全 96 册)

12 褚人获

1 · 1 褚人获

褚人获（生卒不详，据推测生活在公元 1681 年左右），字稼轩，又字学轩，号石农，江苏长洲（今江苏苏州）人。他有多方面的才能，著作颇丰。传世的有《坚瓠集》、《读史随笔》、《退佳琐录》、《续蟹集》、《宋贤群辅录》等。他交游广泛，与尤侗、洪升、顾贞观、毛宗岗等清初著名作家过从甚密。

隋唐两代的故事，在宋、元期间就已经在民间广为流传。但作为长篇讲史小说却开始于明代。到了清初，长篇历史演义大量涌现，所涉及的内容上自远古，下至明朝，几乎构成了一个完整、细密的历史系列。《隋唐演义》就是这个系列中的一个环节。在《隋唐演义》问世之前，罗贯中曾经编纂了《隋唐志传》。到了明朝中期，林瀚作了改订，称为《隋唐两朝志传》。褚人获就是以此书为主，又参考了明刊本《大唐秦王词话》、无名氏的《隋炀帝艳史》以及唐宋传奇、戏曲、民间传说等材料，如《海山记》、《迷楼记》、《开河记》、《开元天宝遗事》、《太真外传》等。作者广采博收，精心编撰，将众多的人物、繁杂的事件，悠长的历史熔于一炉，形成一部有机的艺术整体。

1.2 隋唐演义

杨广施计谋位

公元 581 年，隋公杨坚篡夺了北朝周静帝的皇位，后又灭掉南朝陈后主陈叔宝，从而建立了隋朝。

杨坚当皇帝以后，立独孤氏为皇后。独孤氏生了三个儿子，大儿子叫杨勇，二儿子叫杨广，三儿子叫杨秀。立大儿子为太子，封二儿子为晋王，三儿子为蜀王。

独孤皇后生杨广时，做了一个梦。在梦中朦朦胧胧看见满屋一片红光，忽然肚子里像雷鸣一般一声响亮，一条金龙从自己身子里飞了出来。开始很小，越飞越大，一直飞到足有十多里的高空，并在空中张牙舞爪，飞来飞去。突然那条金龙随着一阵狂风坠落在地上，摆了摆尾巴，便缩成一团。再仔细一看，却不是一条金龙，个子像牛那么高大，模样则像老鼠。独孤皇后看了一惊，猛然醒来便生了杨广。杨坚听皇后说梦见金龙摩天，就给儿子起了个小名叫阿摩。大名开始叫杨英，后来杨坚想，创业虽须英明，而守成还须宽广，就又改名叫杨广。

独孤皇后宠爱杨广，时常给杨广讲生他时的异兆。杨广长大以后却不甘为人下，经常心想：“我与太子是亲兄弟，将来他是皇帝，我却只能是个臣子。日后他登上皇位，我却要每天山呼万岁去朝拜他。并且稍有失误，他就可以害我的性命。我一辈子只能战战兢兢地去奉承他。除非设一计策，谋夺了他的宝位，才能使我一生快乐。”杨广左思右想，下决心要博得独孤皇后的厚爱，结交大臣，从而废斥太子，谋夺皇位。

杨广百般讨好独孤皇后。他看到独孤皇后不喜欢哥哥杨勇，是因为哥哥整天同官中小妾寻欢作乐，自己便只同萧妃相爱，把平时十分好色的心思暂时收敛；他知道独孤皇后喜欢俭朴，便故意装饰成节俭的模样，把平时奢华

的习气，暂时打叠。不知不觉地把独孤皇后宠爱太子杨勇的心，完全转移到了他的身上。宫中宦官妃妾，见皇后偏爱杨广，自然也就对杨广问寒送暖，歌功颂德了。看见杨广做了一点好事，便加倍地给他传播；而做了不太体面的事，就千方百计地给他掩饰。再加上杨广和萧妃把皇后宫中的亲信款待异常，使得这些人也整天在皇后、杨坚面前称颂杨广。

杨广见时机成熟，一天他找到早就结识的足智多谋的安州总管宇文述，同他商议夺位之事。宇文述说道：“现在您已经博得了皇后的欢心，这就不怕没有内主了。但依我看，还需要做三件事：一件是皇后虽然厌恶太子，宠爱您，但还是厌恶得不狠，宠爱您也不太深厚，要加倍努力，从而坚定皇后废太子的心；第二件是要找一位皇上的亲信大臣，说话足以使皇上信任，经常到皇上那里进谗言，能够尽力说动皇上，这样内外夹攻，可以说万无一失了；第三件是还要买通太子的一位亲信，让他罗织罪名，出示一些证据。如果这些举动实现了，还怕将来皇位不是您的吗？不过，要完成大业，是需要破费一些钱财的。”杨广听了十分高兴地说：“这些我自有准备。只要足下为我成就了大业，你我富贵同享。”两人又计议了一番，然后分头行动去了。

杨广对宫中宦官姬侍，都进行了赏赐。宇文述参见完朝中同自己相好的大臣以后，准备邀见大理寺少卿杨约。杨约的哥哥杨素为朝中尚书左仆射，是隋主杨坚最宠爱的大臣。只因他地位高尊，不大亲自接见外人，一般人求他办事，都要由弟弟杨约负责接待和转达。宇文述邀见杨约的目的，就是想通过杨约买通杨素。由于有求杨素的人多，所以杨约家也就整天门庭若市，应按不暇。一般人求见也十分不容易，即使是上门送厚礼的人，杨约也只是让喝上一杯茶水打发走了。唯有宇文述同杨约是十分相好的老朋友，有多年的交情，又是棋友，所以宇文述邀请杨约做客，杨约就毫不推辞地来到了宇文述的住所。

宇文述为了迎接杨约，事先把房间精心地布置了一番，故意把那些奇巧玩物、金银珠宝摆在十分显眼的地方。杨约来到宇文述的住所，只见四壁排列着古器宝物，辉煌夺目，不住眼地四处观看。宇文述说：“这些都是晋王赠送的，如果老兄喜欢的话，可随意拿去鉴赏。”杨约说道：“你这里存放的金宝，我家里很少，有的从我哥哥家中见过，但哥哥那里也比不上你这里的多。”杨约正在观赏说话，忽然看见最前排摆放着一副白玉棋盘，碧玉棋子，说道：“好长时间不与老兄交手了！”宇文述说：“棋在这里摆着，现在与兄来上几局怎么样？如果我输了，就让兄把摆放的这些您喜欢的宝物拿去。”说着，宇文述首先把茶几上摆着的杨约观看时间最长的那个商鼎拿了上来。宇文述故意连输了几局，几乎把屋里摆放的宝器输去了一半多。这时，宇文述叫家人摆上酒席，招待杨约。杨约看见酒席上摆放的都是三代古器、金杯玉壶，更加赞不绝口。宇文述说道：“兄如果赏识的话，也一起相送。”接着另换了一桌其它的酒具与杨约畅饮。宇文述与杨约一边饮酒，一边早让手下人把那些金银宝物送到杨约家里去了。

杨约心中十分高兴，可表面上还再三谦让道：“这怎么能行呢？这不是小弟见财起意了吗？这可是无功食禄啊！”宇文述说：“杨兄，实话给您说吧，小弟身为小官，没有什么东西能送给兄的，这些都是晋王杨广有求于兄，托小弟转送给您的。这些东西算不得什么，将来小弟还要送您一场大富大贵呢！”杨约说道：“要说哥哥大富大贵还可以，我有什么富贵呢？再说晋王有什么求于我的呢？”宇文述接着把同晋王杨广商议的计策全盘说了出来，

最后说道：“现在太子杨勇整天在宫中作乐，皇后宠爱晋王，皇上也有废除杨勇太子，立晋王为太子的心意，如果兄回去后说服哥哥，再助上一臂之力，晋王将铭刻心中。将来大事成功，少不了老兄的。这才是永久的富贵呢！”杨约点头说道：“兄说的不错，只是废立大事不要着急，请容许小弟慢慢地说通家兄。”两人边说边饮，一直喝到深夜才把杨约送回家去。

杨约得了晋王杨广贿赂，决心要为晋王效力。他千方百计地劝说哥哥，经过长时期的周旋，终于买通了杨素。杨素与独孤皇后相互勾结，里应外合，不断在隋主面前拨弄是非，称赞晋王贤孝，说太子杨勇的坏话。还命令宦官宫妾，乘隙进谗言，说杨勇的毛病。

真是积土成山，三人成虎。终于在开皇二十年（公元600年）十月，隋主杨坚在武德殿宣读诏书，废除太子杨勇。朝中许多大臣进谏，为杨勇鸣不平。隋主听信杨素的谗言，对进谏者予以杀害。十一月，杨素撺掇隋主立晋王杨广为太子，宇文述为东宫左卫率。杨广接到圣旨，首先奏谢隋主，接着选择良辰吉日朝拜父母，然后搬进禁苑，天天侍奉父母，十分孝敬。隋主和独孤皇后也都非常高兴。

隋主妒心杀李洪

一天晚上，隋主杨坚正在灯下批阅文件，忽然觉得十分困倦，就靠着茶几打起盹儿来。侍奉隋主的人也不敢动，就站在旁边守候。

隋主在朦胧之间，梦见自己只身站立在京城之上，四处眺望，看见河山锦绣美丽，心中十分欢畅。又看见城墙上长着三棵大树，树上果实累累。正在远望之间，忽然听到有流水的声音，杨坚站在城墙上往下一看，只见大水猛烈地向上涌，波涛滚滚，眼看就要涨过城墙。杨坚大吃一惊，急忙跑下城墙，跑了一段，再回头看时，水势滔天而来，紧紧追赶，他心中着忙，大叫一声，猛然惊醒，吓了一身冷汗，站在左右两边侍奉杨坚的人，不知怎么回事，连忙献上茶来。

杨坚饮了一杯茶，擦了擦眼睛，然后坐在椅子上聚精会神地仔细琢磨刚才梦中的事情。他想：这是个非常不好的征兆，莫非是真的要闹水灾，淹没城墙，这需要赶快加固城墙，疏通水道，用来防备意外不测事故。可是又想：城墙这么高这么坚固，这里怎么会闹洪水，被淹没呢？可能姓名中带有水旁字的人，将来要危害国家，我必须细心观察，一旦发现，立即驱除，只有这样，才能保证没有祸患。

隋主杨坚是一个迷信思想、嫉妒心理十分严重的人。今天做了这个梦，就更加猜疑了。从此以后，经常考虑朝中姓名带有水旁字的大臣，一个个在脑子里过滤。一天，忽然想起朝中一个叫李浑的老臣，这个人在南朝时期就封为郿国公，是南朝陈叔宝手下有功的老臣，隋主杨坚灭掉陈叔宝以后，就投降了杨坚，仍然封为郿国公。杨坚猛然想到：浑字是带水旁的，他被封为郿公，郿与“城”字音相同，字型也相似，正好与我梦中的水淹城相吻合。并且军与兵字通用，莫非李浑就是威胁国家的祸害吗？但是，李浑已经上了年纪，又不掌握兵权，干不了什么大事，除非是在他的子孙身上。

杨坚想到这里，急忙把左右的大臣叫来问道：“李浑有几个儿子，每个儿子叫什么名字？”

左右的大臣们回答道：“李浑有两个儿子，大儿子已经死亡，活着的儿子小名叫洪儿。”

杨坚听到洪儿两个字，一发惊疑，想到：“我那晚在梦中曾经看见城墙

上有几棵大树，树上果实累累。树乃本也，树上果实乃本之子也，木子二字，合在一起正好是个李字。李浑儿子的小名，恰好是洪水的洪字，这就更与我所做的梦相吻合。这小子将来必定要危害国家，应当立即把他除掉，以免留下后患。”想到这里，杨坚下命令让人立即到李浑家中，将洪儿赐死。

朝中大臣不敢违抗命令，可怜的李洪无端地活活被杀害，李浑全家号啕大哭。

秦琼就任捕盗都头

秦琼，字叔宝，山东历城人。爷爷是南北朝时期齐国领军大将，名叫秦旭。父亲是齐国武卫大将军，名叫秦彝。母亲宁氏。秦琼出生时，父亲为了盼望天下太平，因此给秦琼取了个乳名，叫做太平郎。

秦琼三岁的时候，齐国君主派秦琼父亲秦彝领兵把守齐州，秦琼的爷爷秦旭在晋阳保护齐主。不想齐主无能，政残民叛，被周主出兵征伐，齐兵大败。齐国君主逃到了齐州，留下秦旭、高延宗把守晋阳，最后晋阳城被破，高延宗被擒，秦旭战死。周兵逼近齐州，齐主又逃往汾州，命令丞相高阿那肱协同秦彝坚守齐州。没有几天时间，周兵攻破齐州，高阿那肱开门投降。秦彝虽然率领几百名精兵奋力抵抗，但终因寡不敌众，最后手执短刀，与敌兵拼搏，一连杀死许多敌兵，而后自刎而死。

宁夫人收拾了些家产，带着秦琼逃出了官府。敌兵全部占领了齐州，官府中的人都四处逃散。宁夫人领着秦琼转到了一条僻静的小胡同里，家家户户的门紧关着。忽然他们听到一家有小孩子哭声，知道里边有人，只得上前敲门。开门进去后见家里只有一个妇女和一个两岁的小孩子。说起话来，才知道这个妇女是个寡妇，这家姓程，孩子叫程一郎。宁夫人说明了情况，这个妇女就留秦琼母子二人暂时住下。等外边稍微平定以后，宁夫人就拿出了些随身携带的钱财，在程家对面的一个小胡同里，找了一所房子住下了。两家来来往往，关系十分密切，一共在这里居住生活了近十年。到秦琼十三岁的时候，由于连年灾荒，生活困苦，程一郎母子回到了东阿老家。宁夫人与儿子秦琼也就返回了老家山东历城。

秦琼长大以后，身高一丈，腰围足有六七尺，一双明亮的大眼睛，虎头虎脑的。他最不愿意读书，整天喜欢舞枪抡棍，厮打使拳。在街坊集市上，喜好打抱不平，给别人出力，有时连死都不怕。宁夫人常常哭着对他说：“秦氏三代，只剩下你一人了，你拈枪拽棒，本想当一个将帅，我并不阻止和反对你，但千万不要做出轻生斗气的事情，你要在家里好好奉养老母，接续秦家的血脉。”秦琼十分听母亲的话，他在街坊惹事生非，只要听到母亲一叫，便跑回家去了。人们见他非常勇敢仗义，又听母亲的训导和教诲，好似吴国一个名叫专诸的为人，因此，人们就叫他赛专诸。秦琼也很喜欢新娶的妻子张氏。张氏柜子里积蓄了些钱财，秦琼经常用妻子积蓄的钱财结交朋友，济弱扶危。

秦琼最早结交的附近的英雄豪杰，一个是齐州捕盗都头樊虎，字建威；一个是州中秀才房彦藻；一个是王伯当；还有一个是开鞭仗商行的贾润甫。他们几个只要走到一起，不是拈枪弄棒，就是讲些兵法。还有许多过往的好汉，只要是遇上，他们几人也彼此通知，相互接待。只是有许多人虽然也有些本领，却好高自大，以势欺人，以力压人，并且有的粗俗鲁莽，所以人们看不起他们。而秦琼，论他的本领，会使枪能射箭，还有一套独脚武艺，他祖传下来了两条足有一百三十斤重的鎏金熟铜锏。他舞动起来，开始像两条

怪蟒翻波，速度快时像一片片雪花坠地，没有谁能比得上他。若论他的为人处事，他不仅怜悯穷苦人，善于结交名流豪杰，就连他的母亲宁夫人和他的妻子张氏也经常帮助别人干活，留宿宾客。因此，江北一带，一提起秦琼的武艺，人们都竖起大拇指，说起秦琼的为人，更是赞不绝口。

一天，樊虎奉命来见秦琼，说道：“近来齐鲁地面由于灾荒，盗贼不断出现，官府不断捕捉，都无济于事。昨天本州刺史叫我招募几个武艺高、本领大的人，在本郡内缉捕盗贼。小弟说起哥哥武艺超人，英雄盖世，情愿让哥哥做都头，小弟做副官，辅佐哥哥。刺史欣然同意，今天专门派小弟来请哥哥。”

秦琼推辞道：“兄弟我一生不认为官为富贵，只是几代将家，我愿继承祖父之业，如果得志，为国家带领一支兵马，举旗斩将，开拓疆土，博得一个荣封父母，荫子封妻；如果不得志，有家里这几亩地，几棵枣树梨树，足以供养老母，抚育妻儿。再说，我不会吟诗作赋，鼓瑟弹琴，只会抡枪弄棒，能过日子就可以了。怎么能低头去这些赃官府下，听他们的指挥呢？捉住贼是他们的功劳，取来赃是他们的钱。再有，咱们费尽心出尽力，捉到几个强盗，他们得了钱，放了人，还说咱们诬陷盗贼。咱们还是不去为好。”

樊虎又说道：“你不会使用笔墨，将来也不可能成为文人，再说要想继承祖父之业，他们已经去世，也不能靠他们提携。现在只有你这一刀一枪的事业，还可以做些营生，并且这也是为民除害呀，我看还是去吧。”

正说着，秦琼的母亲从里屋走出来说道：“儿啊！你的志气很大，母亲知道，但你樊哥说的也有理。你整天游手好闲，进了公家的门，受到一些约束，就不敢胡作非为了。再说，能够捕捉些盗贼，能为民除害，立些功，也算干了一番事业。”

秦琼是个孝顺的人，最听母亲的话。听了母亲的一席话，也不敢再说什么了。第二天，他就和樊虎一同去见刺史，就任捕盗都头去了。

秦琼途中救唐公

公元601年6月，隋公杨坚的第三个儿子蜀王杨秀，对晋王杨广谋位成为太子，心怀不满。杨广害怕杨秀将来成为祸患，就暗地里让杨素到杨坚面前诬告杨秀。杨坚听信谗言，就把杨秀与杨勇一样，贬为平民百姓。唐公李渊几次向隋主进谏，为杨勇和杨秀鸣不平。晋王杨广及其亲信宇文述、杨素、张衡等人对此恨之入骨，千方百计要杀害李渊。只是由于隋主杨坚久知李渊忠贞正直，比较信任李渊，使得他们一时不好下手。后来杨广、张衡、宇文述设计，抓住隋主平日性情猜疑，整天为梦见洪水淹没都城闷闷不乐的心理，一方面四处散布谣言说李氏家庭是危害杨家天下的祸根，一方面贿赂隋主的亲信，劝说隋主把姓李的斩尽杀绝。尚书右丞相高颖再三上奏：“皇上如果怀疑害怕，只要不让姓李的在朝中做官、统帅士兵就得了。”之后才算罢了。

隋主杨坚杀了李浑的儿子李洪，又杀了李浑一家三十二口人。自此以后，朝中姓李的群臣担惊受怕，为了避免灾难，有的托病离开都城，有的辞官回家种田。李渊也趁机请求去太原养病。隋主同意，就命令他为太原府通守。杨广、张衡、宇文述听说李渊要辞官前去太原，就定下计策，准备在途中截杀李渊。

李渊准备起程，夫人窦氏说道：“今日要回故乡，是件好事。只是妾身已身怀六甲，行动不方便，不如再等半月我分娩以后再走。”李渊劝说道：“夫人，主上多疑，更有奸臣造谣诽谤，要杀尽姓李的人。在这里呆着，就

如同在虎穴龙潭。你不知道李浑吗？他们全家已经全被杀害了。我们死就死在家里，不能死在这里呀！”窦夫人听了默默无言，只好赶快准备行李去了。公元 601 年中秋的一天，唐公李渊全家及其随从趁天还不亮的时候，簇拥着离开了长安。

李渊一行五六十人离开长安二十多里地，来到一个叫楂树岗的地方。唐公李渊夫妇坐着轿，走得慢一点，三四十个随从牵着马，也跟随在李渊前后左右，不敢轻易离开。只有李渊的族弟道宗和长子李建成几个家人，先行了有二里多路，向前走进了树林中的小道上。

宇文述等人派遣扮作响马的人，准备截杀唐公一行，早就在树林中埋伏了起来。他们远远看见一行人走进树林，一个身穿蟒衣，是个官员的模样，一个公子的模样，认为这一定是唐公李渊和家眷。一声呐喊，一群人一齐冲了上去。只见那些人头盘白巾，粉墨涂脸，手持长枪大刀，口里乱吆喝着：“赶快拿买路钱来！”

李建成一见这群响马，吓了一跳，调转马头便往回跑。道宗虽然吃了一惊，但还有些胆量，上前骂道：“你们这些东西吃了老虎心狮子胆了，难道你们不知道老子是陇西李府中的人，胆敢来阻截道路吗？”说着，便拔出腰间插着的大刀，和这些人砍杀了起来，几个家人也上前相助。

李建成拨马返回见了唐公，大声叫道：“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前面强盗把叔叔他们围在林子里面了！”唐公听了说道：“怎么王室的车轮之下，竟然还有强盗？”说着跳下轿来吩咐说：“带枪带刀有点本领的，分一半前去迎战，剩下一半可以保护家眷车辆，退回到后面有人家的村庄暂时驻扎下来。”只见唐公边说边摘下忠靖冠，换上扎头巾，脱下原来穿的衣服，换上了一件箭袖的紵袄。左腰插弓，右腰带箭，手中提一枝画杆的方天戟，跨上白龙马，带领着二十多人，火速赶往树林中来。很远就看见四五十个强盗，手执各种器械，围着道宗。道宗和几个家人，大多拿的是短刀，怎么能抵得住这伙强盗呢？唐公想待机射箭，可又恐怕伤了自己的人，便纵一纵马，赶上来，大喝一声：“哪个地方的强盗，不知道死活，竟敢来拦截我官员的过往呢？”这一声大喊，使这群强盗也大吃一惊，一闪向两边分开。唐公乘机带领随从，直冲进去，与道宗合在一起。这群强盗，看到后边有人来接应，开始也有些害怕，可是后来一看也只来了二十多人，便又壮起胆子。况且来时，他们是奉命要杀害唐公的，怎么能见了唐公就退回去呢？仍旧舞枪弄棒的，把唐公和随从团团围在中间。

这群强盗拼命刺杀，唐公及其随从极力阻挡，刀对刀，枪对枪，搏斗了一个多时辰，这时太阳已经偏西。唐公一心惦念着家眷，想杀出重围。但是，他们杀到东，这群强盗便卷到东来；战到西，这群强盗便拥向西边。虽然没有大的伤害，却也难以脱身。留在后边的随从，又以家眷为重，也不敢轻易前来接应。唐公及其随从奋力拼搏，但因寡不敌众，十分危险。

正在危急时刻，秦琼和樊虎赶来。秦琼就任捕盗都头以后，正赶上本郡要把一批犯人发往平阳府泽州和潞州。刘刺史恐怕有什么失误，就派遣秦琼和樊虎二人分头押解，秦琼前往潞州，樊虎前去泽州。因为都是山西，所以二人同路而行。二人先往长安挂了号，然后要一同前去山西。这时，他们二人也正好走到临潼关下，在楂树岗旁边路过。他们忽然听到林中杀声连天，不知怎么回事，便跑上高岗望去，看见有五六十个强盗，把一些好像官兵模样的人包围在中间。

秦琼对樊虎说：“可见天下大灾荒，盗贼到处都有，你看连都城门外，不到几十里的地方，响马也如此猖獗”樊虎用手指着说：“你看那被困在中间的，像是捕盗官兵，只因寡不敌众，才被围在中间，看他们情况十分危急。兄在山东一带，被称为赛专诸，不能光在本地方打抱不平，今天路见不平之事，应该凭着您的本领，助他一臂之力，也算得老兄是真正的英雄豪杰。”秦琼说：“贤弟，不用你说，我也有这个意思，只是怕你不成全我这件事。”樊虎说道：“小弟撺掇兄去，为什么说我不肖成全你呢？”秦琼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你就先带这几名犯人下山去，赶到关外，找个地方等我。”樊虎答应了秦琼，并嘱咐秦琼要多多保重，接着就押解着犯人往前去了。

秦琼整整遮挡太阳的毡帽，紧了紧腰带，提着金铜，跨上黄骠马，直冲过去。他大喝一声：“响马不要无礼，我来了！”这一声好似牙缝里崩出春雷，舌尖上震起霹雳。开始，这群强盗看见只来了一个人，也不把他放在眼里，继续与唐公厮杀。直等秦琼杀到了战场上，才转过两个人与秦琼拼杀。只见秦琼人既勇猛，器械又重，刚一交手，就把两个盗贼打下马来。这伙强盗一声吼叫，丢下李渊，一齐来战秦琼。秦琼不慌不忙，舞起两条鎏金熟铜。那伙强盗，开始仗着人多，把唐公和随从杀得十分狼狈，他们觉得非常威风。而这时遇上秦琼，被杀得东躲西跑，南奔北窜。有的逃进了深山，有的躲进了树林，四处逃命。杀得这些人好像落叶遭风卷，又似轻冰见日消。

秦琼杀败了宇文述派遣的这伙强盗，救了唐公李渊，还没来得及等李渊说个谢字，就上马赶路去了。唐公派人上马追赶，打问姓名，只听了一个琼字，就看不见人影了。

秦琼穷途落魄

秦琼途中救了唐公李渊以后，继续向前赶路。他与樊建威二人匆匆分了行李，各带两个犯人，樊建威前往泽州，秦琼来到潞州。

秦琼带着两个犯人到达潞州，天色已暗，正好来到一个店前，他准备先在店中住下，然后打问一下州府的情况，第二天把犯人和公文交到州府中去。店主见客人来到，急忙掌灯，帮客人把行李搬进房中，摆下茶汤洒饭。店主一番殷勤之后，笑着问道：“请问相公爷高姓，小的好写帐。”秦琼说：“我姓秦，是山东济南府派来到你府中送公文的。主人家你姓什么？”店主说：“小人钱名，叫王示，告示的示字。往来的老爷们，把我的示字颠倒过来，叫我王小二。”秦琼说：“这也是比较通俗的话儿，开店的，多叫小二；做媒的，多叫王婆。我就叫你小二哥吧！我问你，州府的蔡太爷领文投文一般需要几天时间呢？”小二说道：“蔡太爷是一个才子，处理公文很快，一般来说，明天早上送去公文，后天早上就可以领回批文，有两天时间就可以了。”秦琼问了这些情况，吃过晚饭，就在店里睡下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秦琼洗过脸，吃过饭，拿着公文，押着两个犯人到州府去见蔡刺史。蔡刺史看了公文，吩咐随从把两个犯人发落到监狱看管，并告诉秦琼明天早上到堂上来领回批文。秦琼从府中出来，到街坊宫观寺院玩了一天，第三天一大早就又来州府准备领批文。不料等了多半天，衙门一直未开，也无人出入，经打问才知道原来是蔡刺史昨日因公到太原去了，据府中人说多则二十天，少则也要半个月才能回来。秦琼听了也不再追问，只好回到王小二店中，一日三餐，死心塌地等着蔡刺史回来。

秦琼力大饭量大，一顿饭斗米斗面，王小二小本生意，能有多少钱粮给他吃呢？一连十几天，秦琼把王小二的一副本钱全吃进肚子去了。王小二

想向秦琼要钱，又不好张口，就让妻子柳氏前去。柳氏对丈夫说：“你不要开口，看秦爷也不是没有饭钱的人。要是咱们潞州人说不定会不给钱。他是山东人，等蔡刺史回来，领了批文，一定会给你算帐，少不了你的。”

又过了几天，王小二实在憋不住，只得亲自开口了。天趁秦琼在店中准备吃饭的时候，王小二站在旁边，陪着笑脸说道：“小的有句话说，怕秦爷见怪。”秦琼说：“我与你宾主之间，怎么会为一句话就怪起来呢？”王小二看秦琼十分客气，就接着说：“连日来店中没什么生意，本钱也不多，连菜钱也拿不出来了。想让秦爷预支几两银子用用，不知使得使不得？”秦琼说：“这是正理，怎么让你这么虚心下气，是我忽略了，早就应该拿银子给你，不然哪里有这么多本钱供给我呢？走，你跟我进屋去，拿些银子给你。”王小二连声答应，欢天喜地，跟着秦琼走进屋里。

秦琼从床头取过皮箱打开，伸进手去拿银子，一只手就像泰山压住一样，拔不出来了。秦琼忽然想到，一时忘记，银子被樊建威带到泽州去了。原来，秦琼和樊建威两人，都是山东齐州公门好汉，让他二人押解四名犯人，往泽州潞州，在发给盘费银两时，知道他二人平素深交，又是同路而行，就一块儿发给了樊建威，由他随身带着。在长安又耽搁了两天，在途中匆匆分开行李，银子忘记分开，全被樊建威带走了。秦琼已经答应了给王小二银子，现在又没有银子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一时脸胀得通红。

秦琼正在着急，忽然摸到箱子角边还有一包银子。这银子是秦琼的母亲要买潞州绸布做寿衣，在秦琼临行时交给他的，这点银子带在自己身边。秦琼取出这四两银子交给王小二，暂时掩饰过去了。王小二得了四两银子笑容满面，拿上说给妻子，还照旧服侍秦琼。可是秦琼心里明白，那里还敢开怀畅饮。囊橐已尽，批文未领，如果蔡刺史再有几天不回来，不用说回家没有盘缠，就是那王小二又要银子，却又怎么办呢？口中不说，心里焦闷，也没有心思再到各处玩耍，吃饱了饭，整天靠着炕边呆呆地思虑。

又等了两三天，蔡刺史回来了。本州各官员差役，都出城迎接。秦琼是公门中当差的人，也跟着众人出去。蔡刺史坐着轿子进了城。秦琼跟进城门，由于自己心中有急事，也顾不得什么礼节了，当街跪下说道：“小的是山东济南府出公差的，急等老爷领批文回家。”蔡刺史一路辛苦，在轿内半坐半睡，好像没有听见似的。周围抬轿子的人狐假虎威，大声喝道：“还不快起来，难道我们老爷没有衙门吗，你在这里领批文？”秦琼暗想：“你们哪里知道，我现在连马料盘费都没有了，如果再有几天不坐堂，那怎么得了？”又起来赶上前去，要求抬轿人慢走，自己不晓得用力过大，用左手在轿杆上一拖，轿子一晃，差一点使蔡刺史从轿上掉下来。蔡刺史十分生气，叫随从把秦琼扯下去，在当街褪下裤子，重打十板。打得秦琼皮开肉绽，鲜血直流。

秦琼忍着疼痛回店住下，第二天低着头到州府去求蔡刺史领回批文。王小二看见秦琼挨打的样子，觉得他也是个没有什么来历的人，又见他已领回批文，想催着他赶快结帐，打发走算了。王小二见秦琼回来说道：“秦爷已领了批文，如今也没有什么事了，准备什么时候走呢？”秦琼心里明白，这是王小二在赶他走了，可是自己身边无钱，又拿什么结帐呢？只盼着樊建威能从泽州赶来，拿些盘费银子。可一连又等了几天，仍不见樊建威的影子。

秦琼见王小二每天逼帐，准备把随身携带的两根金装铜卖掉，用来还帐，余下的作回乡路费。结果买主说他的两根铜是废铜，只给四五两银子。秦琼心想，四五两银子还不够还帐，别说回家路费了。双铜没卖成，还受了

顿腌臢气。

王小二更是逼命一般，秦琼最后决定忍痛把自己骑的这匹黄骠马卖掉，用来还店帐。连人吃的都没有保障，别说马了。自从王小二逼帐以来，不要说细料，连粗料也没有给马吃的。几天时间，把一匹千里神驹，弄得蹄穿鼻摆，肚大毛长。秦琼看见马这个样子，敢怒而不敢言。只得忍气扯着笼头，牵到集市上去卖。秦琼牵着马在集市上转了好几圈，只因马瘦得像一匹病马一佯，问也没人问一声。秦琼对着马感叹道：“马啊！你在山东捕盗贼时，是何等的精壮！怎么今日就垂头丧气到这般光景！叫我怎么怨你，我又是何等的人呢？就因为少了几两店帐，也弄得垂头丧气，何况于你呢？常言说得好；人当贫贱语气低，马瘦长毛不显肥；得食猫儿强似虎，败翎鹦鹉不如鸡。”最后还是一个卖柴的老农懂行，向他推荐说：“从这里出西门走十五里路，有个二贤庄，庄上有个主人姓单，名雄信，排行老二，人们都称他二员外。他专门结交英雄豪杰，买好马送朋友，你可到他那里去卖。”

秦琼一听单雄信，好像酒醉刚醒，暗暗自悔：“在家常听朋友们说，潞州二贤庄单雄信，是个招纳英雄的豪杰，我怎么到此，竟忘了拜访他呢？如今穷到这等地步，弄得衣衫褴褛，像个乞丐一样，怎么还好意思去见他呢？可是，如果不去，马卖不了，又没盘缠，怎么回家呢？”想到这里，他决定只是卖马，不露自己的名字，也不认朋友就是了。秦琼由老农领着来到了二贤庄单雄信家。单雄信以为是马贩子来卖马，也不以礼相待，把马仔细看了一遍，提出拿三十两银子买下这匹马，问秦琼卖不卖？秦琼说道：“人贫物贱，自己也不敢要高价，只要卖点钱，有点盘缠能回山东就可以了。”

单雄信一听山东二字，忙问道：“请问卖马的老兄，山东济南有一个没见过面的朋友，叫秦叔宝，他在山东六府非常有名，人称他为赛专诸，你知道这个人吗？”秦琼因衣服破烂，一副狼狈相，不好意思答应是自己，就随口应了一声：“知道，他同我在一个衙门当差。”单雄信又问秦琼姓名，秦琼答道：“小的姓王。”他因心里只想着赶快给王小二还饭钱，就随口说出了个王字。单雄信听他说与秦琼是同事，立刻变得非常热情，请秦琼吃了饭再走。秦琼不敢久坐等饭，怕说话多了露出马脚来不好意思，就收了三十两银子，推说有事赶快起身离去了。

秦琼离开二贤庄又返回到集市上，集市已经散了，这时天时已过午后，秦琼觉得饿了，就准备在一家酒店吃点饭，然后再返回王小二店去。在酒店吃饭桌上，偏偏碰上了朋友王伯当，王伯当看见秦琼如此狼狈，问怎么搞成如此模样。秦琼把与樊建威一起出差，银两全让樊建威带走，自己无钱还店帐，以致到二贤庄卖马的经过叙述了一遍，二人抱头痛哭。王伯当非要拉着秦琼一起去二贤庄单雄信处把黄骠马要回。秦琼坚持不去，说：“到潞州没有拜访单二哥是我的过错。刚才卖马，我又隐姓埋名，我不好意思再去了，请你见了单二哥替我道个歉、问个好吧！”

秦琼与王伯当一起吃过饭后，回到王小二的店里，拿出十七两银子结了帐，带着批文，背着行李和双铜，连夜从城东门出发了。秦琼从夜间起到天亮，只走了五六里路。真是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。如果秦琼要走，恐怕一百里地也走到了。只因他卖了马，又受了王小二的气，背着行李，想着平口总是骑马的，今日黑夜竟然徒步，越发恼火，结果闯入一个山沟里，迷了路，走到天明，回头一看，潞州城墙还在背后，只走出了五六里路。又因卖马以后在集市上吃了一碗冷牛肉，再加上连夜赶路，天气寒冷，内伤饮食，外感

寒气，耳红脸烧，浑身像火一样烫，头重眼昏，寸步难行。秦琼看到前面的东岳庙，想到庙里晒晒太阳，歇一歇再走。

秦琼走进庙门，上东岳殿前的一层台阶，简直就像上一个山头一样，十分艰难。刚刚爬到殿上，不想四肢无力，抬不起脚来，头晕目眩，被门槛绊倒，趴到香炉脚下。

秦琼病倒在庙中，正好遇上了东岳庙的观主魏征，后来经过魏征半个月的调理医治，才使秦琼的病情逐渐痊愈，身体逐渐恢复健康。

秦琼皂角林遭祸殃

单雄信听王伯当说卖黄骠马的就是山东济南豪杰秦琼，十分懊悔，深感对不起秦琼，就立即骑马赶到王小二店中寻找秦琼，可秦琼已经走了。时隔半月之后，单雄信到东岳庙求福，在魏征处见到了秦琼。他觉得亏对了秦琼，跪在秦琼面前大哭请罪。接着又把秦琼接回二贤庄，每天在家里给秦琼做好吃的，晚上二人同床而睡。秦琼从十月十五日来单雄信家，一直住到过了来年正月十五。这时，秦琼身体已经完全康复，他思母心切，归心似箭。单雄信看秦琼执意要走，就让家人做了一副新铺盖，想用厚礼赠送秦琼，又恐怕他多心不接受，就将许多白银包好，缝在铺盖里，把铺盖打好卷，只说是铺盖，不告诉秦琼里面有银子。另外又给他准备了十匹五色潞绸布，四套棉衣，五十两银子做盘费，打发秦琼出发了。

那黄骠马在单雄信家也养得膘肥体壮，见了主子，十分欢跃，一口气跑出了三十多里路。马背上驮着的东西，捆绑得不紧，偏倒在一边，这时正好来到一个名叫皂角林的地方，秦琼准备在这里投店住下，宿一夜，把行李再捆绑一下，天亮再走。

秦琼还未来皂角林的前一天晚上，这家店里来了个响马，割了客人的钱包，店主张奇到潞州报案去了，还没有回来。秦琼来到店里，妇人在柜里面同他打招呼，并叫手下的人帮他搬行李进客房，把马牵到槽头上上了料，然后点灯摆上了酒饭。

秦琼在客房中吃饭，忽听门外吵吵嚷嚷来了一群人。原来是张奇去报案，蔡太守认为一般响马都与客店有来往，合伙作案，因此，蔡太守叫人把张奇重打了十板，还让他和众多的捕盗人一起到皂角林捉拿割包的响马。秦琼以为是又来了一群住店的，也不在意，也不理睬。

张奇进门以后，对妻子说：“响马得财漏网，太守把捉拿响马的任务压在我身上，这简直如捕风捉月，让我上哪里去追寻呢？”张奇的妻子点头，领着丈夫走进屋里。一起来的捕盗者也跟在后边，听他夫妻俩要说什么话。张奇的妻子对丈夫说：“有一个来历不明的高大汉子，刚才来店里住下。”众捕盗者听见以后，都一起走进屋里来说道：“娘子，你不要回避，我们都是自己人，捉拿响马是大家的任务。”张奇的妻子说：“诸位不要高声，店里是来了个来历不明的人。”众人问她说：“你怎么晓得他是来历不明的人呢？”妇人说：“这个人浑身都是新衣服，铺盖齐整，随身携带兵器，骑着一匹高头大马。说他是武官吧，可是手下没有一个随从；说他是客商吧，可没有一个伙计。这样穿戴齐整的人，独自一个人投宿，肯定是个来历不明的人。”众人说：“这话讲得有道理，我们先去看看他的马。”叫手下的人掌着灯，到后院槽头去看马。大家一看，都觉得这不是潞州的马，像是外地的马。其中有一人问道：“这个人现在在哪个房间？”妇人用手指着说：“就是这个房间。”

众捕盗者把堂前亮着的灯都吹灭了，只有秦琼房间里的灯还亮着。他们通过墙缝，往里窥视。这时秦琼已吃过餐饭，把房门拴上，打开铺盖准备睡觉，只见褥子十分沉重，里面装有很多硬东西。秦琼觉得很奇怪，就把褥子拆开了一个小口儿，把手伸进去，掏出里面的东西一看，原来是马蹄银，都用铁锤砸扁了，好像砖头一样，堆了一桌子。秦琼又惊又喜，心中暗想：“怪不得单雄信让我回山东，不要再当公差了。原来是给了我这么多厚赠。他肯定是怕我推辞不要，暗藏在铺盖里边。单二哥真是个有心计的人啊！”秦琼不知道每块到底有多重，只是把银子逐块拿在手里掂一掂，试一试。

秦琼的一举一动，众捕盗者看得清清楚楚。其中一个人小声说道：“是真正的响马。如果是买货的客人，自己家里带来的本钱，是轻是重，自己还不晓得吗？如果是卖货的客人，买主自有法码，交兑明白，从来没有不知道数目的。他怎么拿到店里来，掂来掂去。这些银子难道不是打劫来的吗？毫无疑问，定是响马。”

众捕盗者进行了周密的布置，有人先到后院把秦琼的马牵走藏了起来。然后找来十几条绳索，在秦琼的房门外边拴起了软绊。安排好以后，店主张奇自告奋勇说：“诸位老兄，你们不熟悉我家门户的出入口，我先进去引他出来。”说完，一口气喝了两三碗热酒。那门闩日夜开关，天长日久，非常滑溜，脚一踢就开了。张奇跳进屋里，上去就抢银子。秦琼以为是盗贼进来抢劫，怒火冲天，动手就打。一掌过去，把张奇打得撞在墙上，脑浆喷出，只听“哎呀”一声，气绝身亡。

众捕盗者在外边看见一齐呐喊：“响马拒捕伤人啦！”张奇妻子号啕痛哭。秦琼在房间里着了忙，心想：“就是误伤人命，进城打官司，也得又拖累好长时间。我又没有通报自己的姓名，丢下行李跑走算了。”秦琼抬腿就往外跑。不料脚下密布软绊，把他绊倒在地。众捕盗者用挠钩把秦琼抓住，五六根水火棍一起一落。秦琼伏在地上，用胳膊护着自己的脑袋。他咬紧牙关，把拳头一攥，短棍都被折断。捕盗者又换了短兵器，铁鞭拐子、流星铁尺、金刚箍、铁如意，劈里啪啦乱打一气。

秦琼被打得四肢受伤。捕盗者把秦琼的棉衣脱去，用绳索捆绑起来，取出笔砚让秦琼写口供，承认自己是响马。秦琼辩解说：“诸位，我不是响马，我是山东齐州府刘爷派的公差。去年八月间，到你府中投文，押解犯人，久病住在此地。因朋友赠银还乡，不知为何诸位把我错认为是盗贼？”众人也不听他的分辩，把地下的银子收拾起来，开列了赃物数目，把秦琼抬到马上。张奇妻子找人写了状子，一同离了皂角林，前往潞州城去。

夜里三更的时候，一行人来到城门。捕盗者对守城门的人说：“我们从皂角林拿住割钱包的响马，他拒捕又伤人命，请快速报告太爷。”守门人层层传报给蔡刺史。蔡刺史立即吩咐巡逻官员打开城门，将响马押进府来，交给法官斛斯宽审问。

斛斯宽从梦中被叫起，酒醉未醒，听捕盗人说捉住响马，获得赃银四百多两，还有马匹器械，也觉得无疑是响马。大声喊道：“响马你叫什么名字，是哪个地方的人？”秦琼忙回答说：“老爷，小的不是响马，是山东齐州府派来出公差的秦琼。去年押解犯人来这里，因病在此延误了时间。”法官问：“这银子是从哪里来的呢？”秦琼说：“是朋友赠送的。”法官又问：“你为什么拒捕打死张奇呢？”秦琼说：“黄昏时候，在张奇店里投宿，忽然张奇带领多人，抢入小的房间。小的以为是强盗，失手打去，他自己撞墙而死。”

法官又大声说道：“不要胡说。你现在把投文时，在哪家住店，有病时在谁家休养，一一如实交代，等唤来证人再说。”秦琼只得报出了王小二、魏征、单雄信等人。斛斯宽一一记下，然后叫人把赃物点明，把响马关起来，等天亮拿来窝主再审。

第二天，斛斯宽让人叫来王小二、魏征、单雄信等人，反复证实，才确认秦琼不是响马。张奇的死，虽然不是秦琼拒捕伤人，但与秦琼也有一定关系。最后是秦琼免一死罪，发往河北幽州总管手下充军。单雄信恐怕秦琼路途没伴，就用钱买通了府中捕盗手童环、金甲二人，让他们一路相伴。童环、金甲当差领文，把秦琼扭锁着出了城门，松开刑具，一同到单雄信家里。秦琼一再拜谢单雄信的救命之恩。单雄信又给秦琼换了一身衣服，收拾了盘费，摆酒为秦琼饯行告别。临别时，单雄信取出一封书信嘱咐童环、金甲说：“秦兄在山东、河南一带朋友很多，就是没有见过面的，一提他的名字，也少不了接待。只是河北一带，没有朋友，恐怕途中举目无亲，拿上这封书信，到了河北涿郡那里，有个顺义村，那里有一个豪杰，姓张名公谨，与我家有八拜之交。你让他领你们进幽州，转告州府中相好的朋友，让他们优待秦兄。”说完，秦琼、童环、金甲三人辞别雄信，一起上路了。

秦琼教军场显神威

秦琼由童环、金甲押解，跟着张公谨到幽州充军，正遇上幽州府总管罗艺是秦琼的嫡亲姑夫，罗艺的夫人是秦琼的姑母，秦琼不但没有被责罚、棒打，而且还拜谢认了亲。罗艺想安排秦琼在幽州府做官，但又怕官兵议论，准备让秦琼在演武厅比试武艺，如果真是弓马娴熟，真有武艺，授予他官职，别人也心服。秦琼一口答应，愿意按照姑夫安排前往教军场参加操演。

罗艺的儿子罗成，这时只有 11 岁，但是他体力过人，骑马射箭样样都行，经常领随从到郊外打猎射鸟。罗艺为官清正廉洁，恐怕公子惹事生非，践踏百姓田苗，因此，告诫守门官不许放公子出帅府。公子听说表兄要去教军场比武，要前去观看，守门官拦住，他只得回府到老母亲跟前，哭着让母亲说话。老夫人因秦琼是自己的侄子，不知他武艺如何，要公子去看看，也好回来给她说说，就同意了，并让四个管家跟着公子一同前去，保护公子，还嘱咐不要让罗艺知道。公子见母亲同意，十分高兴，拿着一张花弓，带着几十支软翎的竹箭，同四个管家一起出了帅府。一是看表兄比武，二是顺便到荒郊野外，射些飞禽走兽玩玩。

秦琼随着罗艺带领的众官兵，一起来到城东的教军场。罗艺坐在帐中，十万雄兵，画地为式，用兵之法，井井有条。帐前大小官将头目，全副武装，各持锋利器械，排在左右两边。秦琼站在左排中观看。秦琼看到这种场面。暗暗想：“我真是井底之蛙，不知天地之大。姑夫五十多岁，显得格外神气，他掌有生杀大权，一呼百应，大丈夫就应当像这样有志气。”

罗艺不太注意别人操练，只留心于秦琼。他见秦琼在左排站着观看，便叫到跟前问道：“秦琼，你会什么武艺呢？”秦琼回答说：“我会用双铜。”但秦琼的双铜已在潞州被官府收缴，罗艺只得命令家将说：“将我的银铜取下来让秦琼试试。”

罗艺的这两条铜连金镶把子，一共重六十多斤，与秦琼的宝铜长短差不多，只是比秦琼的双铜轻多了。秦琼从两个家将手里接过银铜，纵身一跳，舞了起来。秦琼用过重铜的手，现在用罗公的这双轻铜觉得十分轻松。只见他抡动那两条铜，就像银龙护体，玉蟒缠腰。罗艺在座上喝彩：“舞得好！”

站在两边的各个将官看到罗公喝彩，也跟着一齐喊：“好！好！”

罗成在辕门外边，趴在管家肩背上，看见表兄的铜，舞得快时，连自己的身子都看不见了，好像全身被一道月光罩住似的。可怕父亲知道，也不敢高声喝彩，暗暗高兴地说：“就是好，就是好！”

秦琼舞完铜，罗艺又问道：“秦琼，你还会什么武艺？”秦琼说：“枪也知道些。”罗公叫人把枪取上来。两边站着的将官为了讨好秦琼，拣最好的枪，取上来让秦琼使用。枪杆有一二十斤重，用铁条牛筋缠绕，生漆漆过。秦琼接在手中，把虎躯一挫，右手一迎，牛筋都迸断了，一连使折了两把好枪。秦琼说：“以往，小将用的都是浑铁枪。”罗艺点头说道：“真是将门之子。”命令家将说：“快从枪架上把我的缠杆矛抬上来让秦琼舞一舞。”那缠杆矛长一丈八尺，重一百二十斤。秦琼接在手中，打了一个转身，把枪收将回来。罗公看秦琼枪法还差点，但他知道秦琼在齐州当差，不过是江湖上行教的把势野战之法，没有接受过正式训练，能够舞动起来就不错，就称赞了几句。众官兵见秦琼能舞动这么重的枪也很吃惊，也就随着罗公一起喝彩。

舞完重枪，罗艺又问秦琼：“你会射箭吗？”秦琼随口答道：“会射箭。”罗艺手下一千名官将，其中有三百名弓箭手，从弓箭手中挑选出了六十名骑射官员，个个都是百发百中，如果射金刚腿枪杆，就算不会射的了。罗公知道秦琼力气大，就把自己用的一张弓、九支箭，交给了秦琼。军政司将秦琼的名字续上，上台问罗公：“老爷，众将射何物为奇呢？”罗公知道秦琼在内，又不知道秦琼箭法到底如何，就说：“射枪杆吧。”这射枪杆是最容易的，它不是阵上用的枪杆，而是在离射箭处一百八十步的地方，插上一根九尺长的木头当枪杆。

木枪插好，军政司开始念名点将，这些弓箭手，平时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领，只见个个射去，无一箭虚发落地。秦琼心中有些着忙，心想开始自己不应该答应说会射，也就罢了。可现在已经说出去了，也不好意思再收回。秦琼平定了一下心理，抖了抖精神，暗暗鼓励自己绝不能丢人出丑。因为秦琼的名字是续上的，所以在后面。

军政司点道：“秦琼准备射箭。”秦琼走上前去，满怀信心地说道：“请将射枪杆是死物，不足为奇，我愿射天边不停翅的飞鸟。”罗艺答应让秦琼射只飞鸟给大家看看。秦琼张弓搭箭，立在月台上，等候天边飞鸟。这时十万雄兵，摇旗擂鼓的演操，哪有飞鸟敢下来。青天白日望得眼酸，看不见一只鸟飞来。这时罗艺命令供给官取来两块生牛肉，挂在大旗杆上边。只见血淋淋地挂在空中的两块牛肉来回飘荡，不一会儿，果然飞来几只山中叼鸡的饿鹰，去叼那两块飘荡的牛肉。

这时，罗成在东辕门外，替表兄捏着一把汗，心想：“我这表兄，今日定要出丑。雀鸟好射，唯有鹰射不得，常言道，尘不迷人眼，水不迷鱼眼，草不迷鹰眼。鹰有滚豆之睛。鹰飞到九霄云外，山坡下草丛中有滚豆，它也能看见。你这箭射不下鹰来，言过其实，我父亲可就不肯重用你了。”罗艺及一些旁人也为秦琼着忙。

秦琼不慌不忙，趁几只鹰一起抢叼肉之机，立即扯满弓弦，只听“嗖”的一声，一只鹰带着箭落下地来。站在两边的官兵一齐喝彩。中军官把射下的鹰取来献上。罗公亲自下帐为秦琼挂上一朵红花，并命令鼓乐队立即迎回帅府。吩咐其余各将，也不必再射，一概有赏，犒劳三军。

从此以后，秦琼和罗成像亲兄弟一样，二人每天在帅府中的射圃里走马使枪，练武学艺。罗艺和夫人秦氏对待秦琼也像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。秦琼在罗艺的帅府里住了一年多，才返回老家山东。

秦琼离开河北幽州府时，罗艺给他写了两封信，一封信是让他到潞州蔡太守府中取扣留的鞍马行李的；一封信是写给山东大行台兼青州总管来护儿的。秦琼到山西潞州府领回了皂角林事件后扣压下的两根流金熟铜铜、十匹五色潞绸布等物，告辞了单雄信、童环、金甲等朋友，骑马连日赶回了山东老家。

秦琼回到家里，同老母亲、妻子张氏以及众多朋友，畅叙了离别之情，而后带着姑夫罗艺写的信，去见大行台兼青州总管来护儿。来护儿的父亲与罗艺是同事，见到这封推荐信，立即答应封秦琼为旗牌官。

太子朝臣杀文帝

杨广篡夺了哥哥杨勇的皇太子之位，又逼走了大臣李渊，还不甘心。因为他清楚，虽然一时取得了母亲独孤娘娘的欢心，但十分害怕天长日久自己伪装的那种不好奢侈、不近女色的假相被识破，所以，非常痛恨独孤娘娘。可巧，时间不长，独孤娘娘因病死去了。杨广给母亲治丧，看上去也泪流满面，而心中却暗暗高兴。自独孤皇后死后，隋文帝整天同宣华陈夫人、容华蔡夫人寻欢作乐，把朝政大事渐渐都丢给太子处理，这就使得杨广更加得意忘形。

公元 604 年四月，隋文帝杨坚病倒了。到七月，病情渐渐加重。勋臣尚书左仆射杨素、驸马礼部尚书柳述、近臣黄门侍郎元岩、太子杨广，都经常进入仁寿宫向文帝问安。

一天清晨，杨广走进仁寿宫，正好遇上宣华陈夫人在那里给隋文帝调药喂药。陈夫人长得眉清目秀，如金枝玉叶，像锦绣丝中生长，举止风流，态度闲雅。杨广见了，早已魂消魄散，好色之心，再也按捺不住。只见他站在旁边，目不转睛地偷眼细看。但在父皇面前，也不敢放肆，暂时压住了欲火。

不过一天的时间，杨广又进仁寿宫向父亲问安。远远看见一个美丽的女人，独自一个人缓步雍容而来。杨广抬头一看，原来是陈夫人。她是要更衣出宫，因此没带一个宫女。杨广喜得心花大开，暗暗想到：“这次机会可到了。”立即吩咐随从的人退回去，不必跟随。自己在后边，偷偷地跟着陈夫人进了更衣室。陈夫人看见太子跟进来，大吃一惊，问道：“太子到这里干什么呢？”杨广笑着说：“随便来看看。”陈夫人觉得太子轻薄，不怀好心，便转身要走，太子一把扯住夫人说道：“夫人，我终日在父皇床前与你相对，虽然是神情飞越，却好似隔着万水千山。今日有幸相见，望夫人赐我片刻时间，也慰我平生之愿。”夫人说：“太子，我已是皇上的人了，这怎么能行呢？”杨广说：“夫人怎么这么认真呢？人生就是为了吃喝玩乐。此时可真是一刻千金之会呀！”陈夫人说什么也不同意，极力推拒，杨广就是抓住不放，并笑着说道：“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夫人看不见父皇现在病得这样厉害吗？你怎么执迷不悟呢？恐怕今日不肯做人情，到明日再做人情时，那就晚了。”口里说着，眼里看着，脸上笑着，身子向陈夫人靠过去。夫人体弱力微，哪里抵挡得住体壮力大的杨广呢？正在不可解脱的时候，忽然听到宫中一片传呼声：“圣上要陈夫人速来。”这时杨广知道留不住她了，只得放开手说道：“今日不敢勉强，只待后会有期。”陈夫人喜得脱身，但衣服却被拉扯得有了许多皱折，神色惊惶。太子杨广也只得出宫离去了。

陈夫人知道呼她入宫，是文帝让她喂药，所以不敢迟延，只得慌慌忙忙地走进宫来。不想进门时没注意，头上戴的一根金钗，被门帘钩挂下，只听“当”的一声，落在一个金盆上。隋文帝被响声惊醒，睁眼看见夫人立在床前，有些慌张。文帝问道：“你为何这样慌张？”夫人十分着忙，一时答不出来，只得低下头去拾金钗。文帝又问道：“朕问你为何不答应呢？”夫人没奈何，只得胡乱答道：“没，没有惊慌。”文帝见夫人神态异常，仔细一看，见夫人满脸上的红晕，还未消去，鼻孔中有噓噓喘息，并且鬓松发乱，大有可疑，就十分惊奇地问道：“你为何这般光景？”夫人更加慌张，答道：“我没，我没什么光景。”文帝越觉奇怪，说道：“我看你举止异常，必有心事隐瞒着我。如果不直言说出，就别活命。”夫人见文帝大怒，只得跪下说道：“太子无礼。”文帝听了，不觉怒气填胸，把手在床边敲了两下说道：“这种畜牲，怎么能让我把天下大事托付给他呢？独孤误我了！独孤误我了！快把柳述和元岩叫到宫里来。”

太子杨广调戏了陈夫人，怕事情败露，就偷偷地站在仁寿宫门口偷听。忽然听见叫柳述、元岩进宫，而不叫杨素，知道事情不好，急忙找到张衡、宇文述商议对策。几个人见太子十分慌张，问怎么回事？太子说明了缘故，请各臣速献计策。宇文述说：“这好事也只能是现在了，不过这事情太急。只怕柳述这家伙，他听兰陵公主的话，不肯为太子周旋，这可如何是好？”张衡说道：“如今也只有一条计策了，有太子没有圣上，有圣上没有太子。”几个人正说着，只见杨素慌慌张张地赶来，说道：“太子不知怎么触犯圣上，如今圣上叫柳述、元岩两臣进宫，并让柳述写诏书火速召回已废太子杨勇。如果他来了，我们都是仇人，这可如何是好？”太子说：“就按张衡计策去办。”张衡便对着杨素的耳朵说了几句。

杨素听了，说道：“也不得不这样干了。这事就由张衡来做吧。为了不让柳述、元岩召回已废太子杨勇，请太子写一道旨意，就说他二人想要谋反，烦宇文先生派人把他二人投入大理寺监狱，再传旨说宿卫兵士劳苦，暂时放假休息。郭衍带领东宫兵士，把守各处宫门，不许外边人进宫，也不许里边人出宫，泄露机密。再派一个人前往长安，杀掉旧太子，断绝他们的欲望。”杨素想了想又说：“有了，我兄弟杨约，他从伊州来这里，这件事让他去干就行。”

杨素说完，张衡说：“我是个书生，恐怕不能于好此事，还是杨仆射你干最好。”太子说：“不必推辞了，有福同享。我再派几个有胆量的内侍，随你前去。”

布置完毕，杨素与太子在太宝殿等候。宇文述带着几个精兵，赶在路上，把柳述、元岩两人绑住，押进了大理寺监狱，并火速回来报告太子和杨素。郭衍已带领东宫卫士，更换了宫中各处的卫士。

这个时候，隋文帝正躺在仁寿宫里床上，半睡半醒地问陈夫人：“柳述的诏书写完了没有？”陈夫人答道：“还未见送来。”文帝说：“写完诏书以后，让柳述火速去送。”正说着，只见外边报告说太子派张衡侍候皇上，也不等传旨，就带着二十多名内监，闯入宫来，吩咐站在旁边的众人说：“太子爷传旨说：你们连日服侍圣上辛苦，派我带这些内监，来替换你们。连床前的这些宫女也都暂去休息吧，到用你们的时候，再叫。”这些内侍宫女，因在宫中侍奉文帝时间长了，正巴不得偷闲，听得一声吩咐，飞快地出去了。只有陈夫人、蔡夫人还站在床前。张衡走到床前，见文帝昏昏沉沉的，他头